

人间物语  
enjianwuyu

# 一碗手擀面

□冯祥光

暮色中的广州总笼着一层琥珀色的光晕,珠江新城林立的写字楼间,我拐进一条烟火气氤氲的老街。玻璃橱窗上“手工面”三个字被水汽晕染,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饥肠辘辘的我,推开吱呀作响的玻璃门,跌入蒸腾着面香的温暖世界。

老板娘系着蓝白格子围裙从灶台后探出身,鬓角的碎发沾着面粉,笑起来眉眼弯弯,像春日里刚融化的溪流。下单后不过片刻,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便落在桌上。细白的面条卧在琥珀色的汤里,几缕葱丝浮在表面,看似寻常,可当筷子触碰到面条的瞬间,我便察觉到了异样——不同于机器压制面条的光滑规整,这些面条带着自然的纹理,入口时弹牙的触感层层递进,仿佛每一根都藏着故事。

出于好奇,我忍不住问老板娘,“你家的面有点不一样哦?”

“吃出不同了吧?”老板娘擦着手走过来,目光狡黠,不等我开口,她已自顾自地笑道,“这是真正的手工面,从揉面到擀面,全靠一双手。”说罢,她热情地邀我到后厨门口。透过半开的木门,案板上堆着小山似的面粉,一

根擀面杖横卧在旁,沾着星星点点的面粉,宛如被月光浸染的树枝。

“现在都说自己是手工面,其实大多是机器挤压的。”我忍不住感叹,“您这么辛苦地亲手做,一天得耗费多少精力?”老板娘抓起面团,用力摔在案板上,沉闷的声响惊飞了窗外的麻雀。“就因为大家都图省事,我才偏要做不一样的。”她的眼神亮起来,“创新不就是把老手艺琢磨出新花样?机器做的面是快,但少了那份人情味。”

我由衷地竖起大拇指:“老板娘不但颜值高,情商高,经商技巧也高!”她被逗得哈哈大笑,银铃般的笑声在店里回荡:“你慢慢吃,我去忙了!”看着她转身忙碌的背影,我忽然想起老家的父亲。

记忆里的鲁西南乡村,砖瓦房的烟囱里总是飘着袅袅炊烟。母亲走得早,父亲一个人扛起了家里家外。清晨,他披着星光下田;傍晚,又踩着暮色归家。洗衣、做饭、干农活,他的双手虽布满老茧,却总能变出最温暖的美味。最难忘的,是他做手擀面的样子。

父亲总说,做手擀面急不得。他会提前半天和面,让面团在面盆里醒醒。揉面时,他

扎着旧围裙,弓着背,像对待珍宝般反复按压、折叠,汗水顺着脸颊滑落,滴在案板上。擀面杖在他手中如行云流水,面团渐渐化作“薄如蝉翼”的面饼,再用刀切成粗细均匀的面条。土灶里的柴火噼啪作响,铁锅水烧开的瞬间,面条如鱼般跃入锅中。出锅时,撒上一把嫩绿的香菜,淋上几滴自家榨的香油,那香气能勾得全村的孩子都往我家跑。

那时的手擀面是家常便饭,却承载着最深沉的父爱。父亲总把碗里的鸡蛋、青菜夹给我和哥哥,自己只吃几根面条,就着面汤吞咽粗粮。吸饱了阳光与汗水的面条,在齿间弹开,仿佛连日子都变得有了嚼劲。

后来,人们的生活条件渐渐好了,超市里的挂面、速冻水饺堆满货架,可父亲依然坚持着擀面条的习惯。逢年过节回家,总能在厨房看到他忙碌的身影。案板上的面粉像雪,擀面杖滚动的声音,是最动听的归家曲。只是不知何时,父亲的腰弯得更厉害了,也添了许多白发。

如今,我常年在奔波,为生活、为理想打拼。行李箱里总塞着父亲晒的小鱼干、腌的咸菜,却很少有时间



坐在饭桌前,吃一碗他亲手擀的面条。

窗外的霓虹渐次亮起,将面馆的玻璃映得五彩斑斓。老板娘不时穿梭在桌椅间,热情地招呼客人。她的坚持,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爱?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,总有人愿意放慢脚步,用双手赋予食物灵魂,用匠心守护一份温暖。

踏出店门的瞬间,晚风裹着面香扑面而来。城市的灯火璀璨,可最让我牵挂的,依然是老家那间飘着手擀面香气的小屋,和父亲在案板前忙碌的身影。或许,有些味道早已刻进骨子里,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,无论走多远,都不会褪色。

长河浪花  
hanghelanghua

## 夜色(外三首)

□田辉

当夜色在眼睛里蔓延  
霓虹的尾巴划出长长的叹息  
这个城市开始躁动不安  
而后陷入更深的静默  
静得让你听到  
远处萤火的呢喃  
此刻  
更像一幅未完成的油画  
留下的空白比色彩更浓烈  
而我沉醉你的诗行里  
久久不肯醒来

## 日子

这世上  
能被推动的  
就剩风中的车轮  
漫天的雪花  
是冬天留给大地的独白  
它们,洁白,寂静,又沉甸甸  
它们,铺在时间的河床  
又浮游于头顶之上  
一个人  
用一生的脚步  
去清点皱纹的数量  
像清点  
他身体里数不清的日子

## 暖流

看不清透过云层的阳光  
何不放缓脚步  
为探碑的光阴重新命名  
雨滴在手心画起涟漪  
窗外海棠垂首  
听清风诉说思念  
孤独的人太多  
零星摇曳的灯火  
都被我写进诗歌里  
那些未曾说出的温柔  
终会凝成暖流  
融化所有沉默的寒潮

## 母亲

母亲的发丝  
是月光漂白的雪线  
漫过了流年过往  
凝作黄昏里渐长的背影  
我是你种下的麦田  
一生俯首  
为爱倾注温热的泉水  
甚至泪滴  
时光低语  
当针线在记忆的长河褪色  
你仍反复缝补  
我的第一声啼哭

灯下漫语  
engxiamanyu

面子  
□孟凡增

中国人是最讲究面子的。我常想,这“面子”究竟是个什么东西?它不是皮肤上的那层皮,却比皮肤更娇嫩;它不是血肉骨骼,却比血肉更难愈合;它不是衣裳冠冕,却比任何服饰都更需精心穿戴。面子之为物,虚无缥缈却又无处不在,轻如鸿毛却又重若泰山。它游走于皮肉与心灵之间,盘踞在社会关系的每个角落,像一层无形的薄膜,包裹着每个中国人的灵魂。

小时候家中常有邻里纠纷。张家的鸡啄了李家的菜,王家的狗吠了刘家的门。本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却往往闹得街坊四邻皆知,甚至惊动里正。我常见张婶涨红了脸,在街上指着李叔的鼻子骂:“你欺负人!不给个说法,我今天就不走了!”而李叔则梗着脖子反驳:“谁欺负谁?明明是你家的鸡先……”话未说完,两人便已面红耳赤,几乎要动起手来。每每此时,母亲便叹道:“都是为个面子。”

后来读《礼记》,见“礼义廉耻,国之四维”之语,方知面子原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根基。无礼则不立,无义则不交,无廉则不齿,无耻则无面子。面子实则是礼的外化,义的体现,廉的守护,耻的屏障。一个人若失了面子,便如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,无所遁形。故中国人宁可舍利,不可丢面;宁可伤身,不可损名。

鲁迅先生在《阿Q正传》中写阿Q被王胡打了,却自我安慰道:“儿子打老子。”这是何等精妙的面子哲学!当现实的打击无可避免时,中国人总能从精神上寻得一个台阶下,使自己在面子上过得去。这种“精神胜利法”,实则是面子文化极极端的体现。阿Q的面子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,而是建立在自我欺骗的幻象上。但幻象终究是幻象,当幻象破灭时,面子的崩塌便如山崩海啸,不可阻挡。

我见过太多人为面子所累。表姐大学毕业后,在家待

业一年,却每日打扮得光鲜亮丽出门,逢人便说在“大公司实习”。后来实在瞒不住了,才道出实情。原来那“大公司”只是街头的一家小店,“实习”也不过是帮忙看店、扫地。我原以为她会羞愧难当,不料她倒是释然:“总比说没工作强。”面子竟成了比真实更重要的存在。人们宁愿活在虚假的光环中,也不愿面对赤裸的现实。

文人墨客于面子更为执着。苏东坡被贬黄州,却写下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旷达诗句。表面上看是超然物外,实则何尝不是在维护一个士大夫的面子?失意不能失态,落魄不能落颜,这便是中国文人的面子观。他们可以在政治上失败,却不能在文化上认输;可以在仕途上失意,却不能在诗文中失色。面子于他们,是最后的堡垒,是精神的底线。

面子文化亦有可爱之处。它催生了“宁可清贫自

乐,不作浊富多忧”的操守,孕育了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气节,培育了“士可杀不可辱”的品格。正是这对面子的珍视,使中国人在外侮当前时能挺直脊梁,在威逼利诱前能坚守气节。但凡事过犹不及,当面子成为虚伪的温床,当脸面变成欺骗的幌子,当尊严异化为固执的盾牌,面子文化便显出它的病态来。

如今,城市的高楼大厦间,面子的形式虽已改变,但其本质依旧。人们依然在意他人的评价,在乎表面的光鲜,在乎排场的盛大。只是那层面子的材质已经翻新,从粗布换成了绸缎,从草鞋换成了皮鞋,但穿着者依然如故地在乎着别人的眼光。

面子之于中国人,如衣裳之于身体。裸体可耻,但衣裳过重则难行走。或许,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要不要面子,而在于如何把握面子的轻重,使之既不轻浮如蝉翼,也不沉重如镣铐。